



廣州近日舉辦「大灣區文學周」，開幕式我致辭，以下是我的致辭稿——

我五月在北京「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的分組討論中曾指出，文化是文明的載體，文學是文化的載體，文學是文藝的靈魂。

粵港澳大灣區的構建是高瞻遠矚的。

最早提出中國灣區概念的，是教育家、前香港科技大學吳家瑋校長。他一九九九年任師生畢業禮致辭中，首次提出中國特色的大灣區概念。他以美國舊金山灣區為指標，提議建立「港深灣區」，帶動珠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發展。其後粵港兩地不同學者從國家發展策略和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提出不同灣區概念，包括伶仃洋灣區、萬山群島灣區和廣珠澳灣區等。

可見，大灣區概念是香港高等學府發軔的。大家知道，美國紐約灣區比舊金山灣地域更大。紐約灣區跨越了三個州，是美國人口最多的大都會區域（二零一六年有超過二千萬人口），擁有最高密度的地方政府組織和眾多分層的地方轄區，政府組織架構的複雜程度堪稱全美之冠。

美國以兩大城市命名的大灣區的建立，促進當地的經濟騰飛。其實也間接整合了跨區的文化資源，繁榮文化藝術創作。

中國珠江三角洲地區伶仃洋組成的城市群，包括廣東省九個相

機不可失

鄰城市：廣州、深圳兩個副省級市、珠海（經濟特區）、佛山、東莞、中山、江門、惠州和肇慶七個地級市，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面積有五萬六千平方公里，截至二零一八年人口達七千萬。

換言之，粵港澳大灣區整合後更具優勢和挑戰力，比起美國兩個灣區，從幅員到人口，甚至資源的規模大得多了。從文化層面而言，粵港澳大灣區均與嶺南文化十分親近，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整合，也可以說是嶺南文化的一次大整合。

我曾在多個場合說過，香港是國際文化窗口，也是中西文化交匯之地，資訊發達，過去一直發揮着文化窗口的作用。一九九七年回歸後，在整合內地與特區的文化，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

正如上述所說，香港的文化資訊較發達，但發表園地較少，大灣區的廣東地區的文藝資源豐富，如果把這個地區的文藝社團和刊物園地整合成互動平台，勢將活躍文藝創作與交流。

總的來說，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資源十分豐富，如何把香港的文藝更好地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並進行互補整合發展，將是大有作為的。

正如蘇東坡說：「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所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誠然，這是一次歷史機遇，讓我們好好把握吧！



平日前來算命的客人當中，若是問事業前途，不少人想知道「我適合做哪個行業」，而天命自然會根據他的生辰八字推算出答案。但實際上，我向來鼓勵每個人發展自己的興趣。因此若是對方有十分感興趣的行業，我亦會鼓勵他先在能力範圍以內稍作嘗試，抓緊生命中每一個機會。

但有一些人，當被問到「若拋開一切顧慮，只考慮個人喜好，你最想做什麼行業/追求什麼興趣」時，沒有辦法給出一個答案——他們確實不太清楚自己喜歡什麼。以至於有人甚至會反問天命：「師傅，我也不知道，你覺得呢？」天命哭笑不得：「你自己喜歡什麼，我怎能為你作主呢？我可以建議一些適合你發展或符合你性情的行業，至於你真正喜歡與否，當然是以你自身感受為準！」

請別誤會，其實天命絕對沒有要批評他們的意思，皆因每人都有自

師傅，我該喜歡什麼？

己的內在性情和成長背景，感受有所不同，也是人之常情。我想，其實他們並非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畢竟每人總會有一些喜歡做的事，只是那種喜歡的程度，不足以令他們想把這件事情發展為自己的事業和志趣。例如，他們也許愛看電視劇，但對電視劇的「喜歡」，沒有濃厚到足以驅使他們下定決心從事電視行業。

天命認為，若想找到自己真正的興趣，首先應該主動去拓寬自己的眼界，多嘗試接觸不同領域的知識。若實在無法找到，亦無須過度責怪自己或陷入深深迷茫，因為雖然「興趣」是很好的動力，但也不是人世間唯一的動力。若沒有這個動力，那便換另外的動力（例如為了孩子的快樂而奮鬥，為了舒適的生活環境而努力等等），也是可以的。而無論我們屬於哪條奮鬥道路，只需互相尊重即可，說不定，最終會殊途同歸呢？



享受歲月靜好

在藝園朋友阿Dec的家中聚會，有資深的燈光師、佈景及道具師傅、攝影師等朋友們，大家聊天至中途時，阿Dec突然用DVD機播數十年前的一套經典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看到「梁兄哥」凌波姐和樂蒂姐（已故）那段凄美的愛情故事的演繹，真是看一次哭一次，可歌可泣的「梁祝」故事流傳至今，儘管只是一軼民間故事，依然令人揪心。

攝影師朋友說他看《梁》片時只是初中學生，視樂蒂姐為「氣質女神」，對該片的印象極為深刻；直至某年他在TVB電視台工作時，在錄影廠親眼看到女星李琳琳（琳琳姐飾演祝英台，演梁山伯的是男星劉松仁）演繹《梁》劇「哭墳」的一段戲，他被琳琳琳那份完全投入角色的演技所征服了。「當時錄影廠播着關菊英代唱的歌曲，如果我不是在現場，還以為是琳琳姐自己唱的，不要覺得演員只有演技，現場邊演邊『咪嘴』配合着幕後代唱，令人錯覺為主唱者，這專業就是歌手也沒有多少人能做到。」所以於攝影師朋友心中的實力派演員名單上，李琳琳這名字從不曾缺席過。

琳琳姐的老公姜大偉（大家暱稱他為John哥），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紅極一時的影園男神，個子雖然不高，但一襲白色古裝俠士扮相，英俊瀟灑，「帥」你一面，秒圈不少粉絲。John哥與琳琳姐結婚數十年載相濡以沫，這對影壇恩愛夫妻，感情依然是你濃我濃地「虐」到了圍中的單身族，令癡男癡女羨慕不已。仍活躍於演藝圈的John哥說：「戲『癮』是戒不掉了，一直都是抱着平常心，有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老婆，有兒又有女，人生如此，足矣！」

走過璀璨的星途，此刻享受着歲月靜好。



杜拜很自在

離開香港一段時間，去看看人家的世界、去看看人家的社會，很羨慕！

跟隨李居明大師去了七天杜拜，參加他的瘋狂購物團。想到杜拜，大家都以為這地方一定是金碧輝煌，富豪生活，人人都是有錢人。

當抵達杜拜國際機場，只是一個普通的、簡單的民用機場，步出機場同樣是普通的道路，也不見豪華車穿梭。

見到這種狀況我心中反倒平靜，原來所有人以為奢華無度的國家是這麼平靜的！還有國民，穿民族長袍的多，雖然現今已經略有放鬆，但很多女性都習慣了，依舊全身黑長袍，連嘴巴也遮住了，四十多度高溫下毫不動容，就因為四十多度，街上沒有幾個人行走，大部分人都走進商場內，所以他們的商場一定人流比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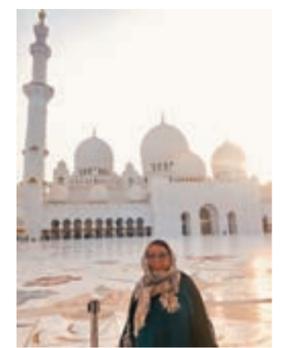
第一天，首站我們去了阿布達比羅浮宮博物館，從離開旅遊車一刻，那太陽便無情地曬着，戴帽子不頂用，擋遮作用也不大，曬得我們幾乎中暑，真的夠滋味！在羅浮宮博物館中看了七個館，倒是收穫豐富的，各國藏品移師到那裡展覽，我甚少那麼認真地逐件睇，逐件拍照，為此行拍下一批珍貴的歷史文物。

第一天的第二站是阿布達比的大清真寺。去清真寺要求多多，特別對女性，不能露出頭髮，要

穿長袖衣衫，不能透明，我帶去的衣服只有一件是中袖的，結果要披多一件披巾遮住露出的一小截前手臂，熱上加熱，覺得有點辛苦！由商場入清真寺行了二十幾分鐘，行到纜索線。但當看到漂亮莊嚴華麗的清真寺，整個人都溶了！

參觀的人很多，但全部都十分有秩序，十分有禮貌，帶着一份好尊敬的心入朝聖。

第一天便看了博物館，進入了最大的清真寺，我看到的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國家之一，他們的人民原來那麼純樸簡單，在這一個星期裡我沒有見到花枝招展的女子，沒有見到自覺是富豪的男士，他們都穿着普普通通，舉止行為都正派，看着他們覺得舒舒服服，自在自在，這幾天令我愛上了這個熱熱的國家！



清真寺前要守禮。 作者提供



夏天的小孩保健

孩子漸大，開始較少病，即使有也快來快去，當然總有不小心的時候，但打幾個噴嚏，再搽點薑油便好。這情況在入夏後會較常出現，因為常常覺得很熱，大家都放肆了。

游水時上落水面，回家路上孩子已打了幾個噴嚏，洗澡後搽了點薑油在膊頭，睡覺後便沒有什麼了。然後晚上去吃自助餐，吃了很多水果，第二天早上醒來，又打噴嚏，我便後悔沒有在昨晚着他喝點香茅茶，唯有趕忙在肚和背搽點薑油，他又打了一會兒，便沒有事。孩子的身體運轉真的很快。

水果生冷寒涼，但沒病沒痛時，我們也會吃水果，但外面餐廳的水果多是雪藏過，腸胃都會有點反應。以前身體沒這麼敏銳，會很容易病倒，但現在會立刻有反應，不是輕輕咳嗽（肺和腸互為表裡），就是輕微肚瀉，不

會生大病，只是會有少少病徵。孩子也是一樣，愈大愈強壯，少生病，但對環境、食物很敏感。記得以前中醫說過，一家人吃了不潔的東西，只有孩子肚瀉；一家去看診，大人要吃的藥也較多，因為排得不好，只是肚一直絞着痛。孩子劑量不用太多，因為已瀉了大半出來。

夏天熱，消暑的確不能全靠水果，我們喜歡煲冬瓜湯，孩子也十分喜歡吃冬瓜。有時轉口味會煲竹蔗茅根或菊花茶，有時孩子流鼻血，他自己也說想喝菊花茶。前幾天，早上去行山，經過山谷的地方有點悶熱，孩子回來睡醒後有密集咳嗽，我們弄了菊花蜜給他，兩小時後便沒有咳了。有徵狀時，可以想想有什麼特別，但清熱的東西真的不能亂用，一覺得是大病要立刻看醫。當然也可以問問醫師，有什麼湯水適合夏天？我們每到夏天，都會買祛濕消暑的湯料呢。



「我要準時下班」

最近，人氣日劇《我要準時下班》在日本引發廣泛討論。特別巧的是，內地網絡上對於科技公司普遍的996工作制，亦引發了大面積的爭議。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各路媒體紛紛跟進發聲，聲討這種違反勞動法的做法。所謂996，就是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除去中午和晚飯時間，每天的工作時長超過10個小時，且一星期要工作6天。

《我要準時下班》女主角東山結衣是一位工薪族，剛入職時視加班為家常便飯，因為一次過度疲勞而導致昏迷之後，她開始重新審視工作和生活之間的界限。再次進入職場應徵時，她勇敢喊出「我要準時下班」。直到面試了第100家公司，才得以被錄用。她也因此和有同樣過勞昏迷卻仍然醉心於加班的未婚夫，分道揚鑣。在新的公司，準時上下班的結衣，在上司的質疑和加班同事的壓力之下，仍然我行我素，準時朝九晚六。不過，在出任公司新項目總監之後，面對巨大的工作量和短缺的人力資源，她被迫陷入主動長時間加班的狀態，以至於再次因為疲憊至極而昏倒在辦公室……

日本是舉世聞名的加班大國，甚至由此衍生出所謂的超勤文化。日本總務省曾有一份統計，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人均每月加班時長30

至60小時的人口比例，在所有發達國家中排第一名。對不少日本職業男性來說，早上從家裡出發搭地鐵到公司，上班和「例行」加班後，再和同事或者客戶去對酌，直到深夜搭最後一班地鐵回家，幾乎是全年的常態。在《我》劇中，結衣的前輩賤岳，休完產假回歸職場後，為了消除上司和同事對於她需要在工作和育兒之間平衡的疑慮，一方面刻意表現出超乎尋常的工作熱情，一方面精疲力盡加班到深夜。而真實的情況是，她的丈夫雖然停職在家照顧孩子，但一對尚處於襁褓之中的雙胞胎，並非一個初為人父的男人可以搞定，顧此失彼之間，是難以避免的焦頭爛額。

這個時候最容易滋生的想法，就是人生中究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忘情的工作？陪伴家人？充分享受生活中悠閒的片刻？每個人的一天都是24小時，如何在這三者之間合理均衡地分配，以求得歲月靜好人生完美，並非易事。成功如馬雲，直到現在，一天花在工作上的時間還要超過12小時；財富擁有數量居全球華人之首的李嘉誠，90歲了才宣佈退休。活在競爭異常激烈、事事要求高效的時代，要獲得事業上的成功，不付出超於常人的時間成本，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我》劇中，任職於網絡公司女主角的做法是合理分配工作時間，保證在工作時間裡，把當

日的工作完成，然後準時下班，去享受最喜歡的半價啤酒和上海小籠包。但現實中，試問有哪間網絡公司的員工可以準時下班呢？不僅內地最有名的網絡三巨頭BAT，甚至薪酬優渥的華為，從創業至今一直都盛行加班文化。論加班的嚴重程度，香港也不亞於日本。有香港婦女組織今年做的一項調查也顯示，香港是全球工時最長的城市之一，超過70%僱員需要面對無償加班，也因此，已婚的工薪一族一直無法將生兒育女的事情提上日程。

在規定的工作時間內完成自己的工作，然後準時下班，很多時候只能是一種理想狀態。現代公司運作，工種細分，協作配合，環環相扣，是最基本的流程。同一團隊中，能力、狀態方面的客觀差異，往往影響到整個工作的進度和完成質量。再加上即時通訊工具的普及，加劇模糊了上下班邊界。身處鏈條中的個人，想要完成好自己負責的部分而全然置身事外，已似乎不太可能。

即便如此，在工作 and 私人時間之中強制劃定分割線仍是必須。畢竟，飽滿的熱情和良好的身體狀況，才是高質量工作和幸福生活的前提。誠如東山結衣所言，如果因為過度疲勞而倒下了，其他的一切都會有意義嗎？



蜀葵的美，從巷道經過的人看眼裡。 作者提供